

Maria O' Young R12 先到先得 2026-09-19

從小我便明白先到並非先得的道理。幼兒班跟學校旅行時，每次要步行廣州海珠橋到另一邊公園，我要學會到最前排隊，因為當到達目的地時，我會是最後到達，當然有老師陪同。小學一年班在香港就讀上午半日制，學校是沒有電梯的二樓。經驗告訴我放學時，要準備一放學便要先出課室，扶着樓梯下樓，但我仍然是媽媽在同學下樓等待最後的一個。從小我便是一個快樂的小天使，每天都喜樂的渡過。這是天主賜與的恩寵。

先到先得，在西方國家長大，便成為我習慣了的一個生活秩序。

在政府機構工作－運輸署－一個小職員的我，升級是多麼希望的事。想升職，要經歷多種考試，包括：英文，交通憲法，交通條例等。英文底子差，半年才能考一次。結果共考了三次英文，年半後，總算完成最起碼的要求。「先到先得」便是運輸署舊制度的運作。想遞升，還要在這個大機構與同工作年資的同事排隊。終於獲得升職的機會，但要接受去離家比較遠的總部。在總部工作的好處是學到了不同部門的運作，和認識了很多部門的員工。亦在這裡參加了一個「反種族歧視和殘障人士」的團體，這是政府為保障人人平等的社會責任。我自告奮勇代表殘障人士參加。因為每月要開一次會，頂頭上司很不高興我離開工作單位，給我起了一個澳洲俗語 *larrikin* 無賴的稱號，我只能對這稱號聽而不聞。隨着社會的進步，晉升已自動升級而不需要考試了。

（後記：天主奇妙的恩賜，數年後我晉升與他同等級的職位，在另一分行工作。他退休時，常到我管理的分行為他的汽車和駕駛執照更新，並和我示好。）

排隊是運輸署最早對客戶服務的要求。跟着時代的演變，客戶拿取號碼便可以坐下而不需排隊，當然仍是先到先得。現在是分門別類，可以同時為不同需要的客戶服務，仍然是先到先得，只是要等待各種服務的客戶時間縮短了。

從「先到先得」所學習到的原來是很廣闊。先到並非一定先得，這要看情況是否急需或是其他的原因。每次國家選舉總理或省長那天，我因為是傷殘人士，不需要排隊。現在更可以在網上投票，不需到場投票了。（435）這是政府為保障人人平等的社會責任。

社會進展的模式，不是所有退休人士能跟得上腳步，尤其是AI的年代。它們設立更可能是一個陷阱。從網上尋找伴侶或投資，可能花掉了半生儲蓄，最後發現是個騙局。因為他們模仿得以假亂真。科技進步本是帶領人類生活得更容易方便，但人心的想法有時反倒逆施。

近代三位教宗列舉了教友的訓導：本篤十六世－公義；方濟各－團體關懷；及現任的良十四世－社會正義原則。

從早期工作開始，雖然不懂教會的訓導，已感覺到自己對社會的義務。參加了一些慈善機構募捐：包括兒童醫院基金，道明會每年助養貧窮國家的兒童（退休時已助養了27年），悉尼天主教的聖雲先慈善機構，天主教屬下的教學醫院St. Vincent Hospital-Teaching Hospital），悉尼教區的各種經費（如修生基金，退休神職人員的醫療費用，教區資助海外傳教工作等），香港聖方濟各大學等。

曾經有一次，有一份以悉尼教區名義作調查所有募捐機構名字，我才發現原來我參加了二十多個機構。在調查後，希望我可以捐錢給他們的像雪花飛來，我才知道利用這個假稱教區的調查，是牟利商業能取得更多人的資料去參與其他捐錢的活動。詐騙手法對我這些頭腦簡單的人是很容易入手，幸好及早察覺到。

沒有兒女的我，不用擔心牛奶錢，學費等；丈夫從沒過問我的消費及工資問題。退休後，開始減少一些募捐的機構，因為現在資金來源是政府退休金。是工作時的三份一經費。只能在能力範圍內繼續支持。

林清玄的「紅心蕃薯」，讓我想起家兄近年一次回鄉尋根。童年時離開家鄉的他，一直沒有機會返回故鄉。最近和家人返港途經珠海。他想看一看祖屋的近貌是怎樣的。沒有地址，只能問鄉間的路人，但路人連我們父親的名字也沒聽過，因為父親年青時已到海外謀生。家兄只得敗興而回。家鄉沒有親人，祖屋多年前已贈與看屋的熟人。賀知章的「回鄉偶書」中的詩，是最好的寫照：

少小離家老大回，鄉音無改鬢毛衰，
兒童相見不相識，笑問客從何處來。